走进月光 认识两只有情有义的蟋蟀

“《月光蟋蟀》是一部童心、诗心和爱心之作，也是真正意义上中国首部长篇昆虫成长童话、哲理童话、生态童话。”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泉根

小读者，你读过法布尔的《昆虫记》或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的《促织》吗？你喜欢昆虫，尤其是蟋蟀吗？如果喜欢，一定不要错过新蕾出版社出版的《月光蟋蟀》这部童话，它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不一样的蟋蟀故事。

阅读加油站

相信很多中小学生对赵丽宏这个名字都不会陌生，你们在语文课上读到的《顶碗少年》《囚蚁》《山雨》等文章就出自他之手，至今，他的多篇散文已入选中小学语文教材。

赵丽宏在我国当代作家中可谓大名鼎鼎。他的散文涉及题材广泛，大及宇宙星空，小至花鸟虫兽；诗歌《火花》《友谊》《江芦的咏叹》等也被广为传诵。5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著有诗集、散文集、小说等100余部。其作品多次获得国内外大奖，被译为英、法、俄、意、日等20余种文字在海外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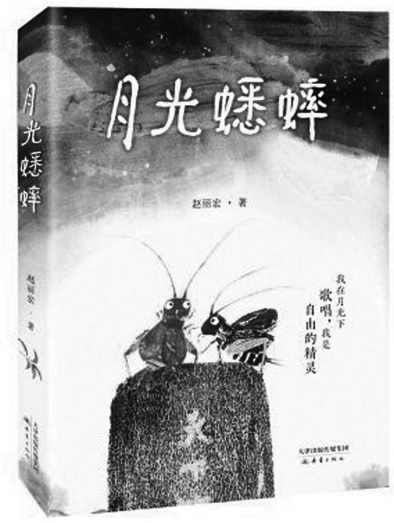
当然，小读者最熟悉的还是他的儿童文学作品啦，他从10年前开始儿童文学创作，已经为小读者写了《渔童》《树孩》等6本书啦。《月光蟋蟀》就是他最近为孩子们写的一部长篇童话。

“月光蟋蟀”四个字令人遐想：作者围绕蟋蟀写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为什么“蟋蟀”要用“月光”修饰？赵丽宏坦言：“我写《月光蟋蟀》，并没有设定明确的主题。生命的道路百转千回、千变万化，蟋蟀的命运也应如此。蟋蟀和人一样，要生存，要自由，要成长，要追寻世间的真善美。蟋蟀和人一样，也是有感情的，人间的友谊、亲情和恋爱，人间的喜怒哀乐，在蟋蟀的世间里一定也存在。”

它告诉我们

《月光蟋蟀》以抒情的笔触描绘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童话世界——

童话的主角，两只蟋蟀一个叫玉顶，另一个取



名铁头。它们身手不凡、出类拔萃，是蟋蟀家族中的佼佼者，不仅拥有动人的歌声，也在格斗场上难逢敌手。老蟋蟀金刚曾经劝诫它们：学格斗不是为了称王称霸，而是为了锻炼体魄，为了不被入侵者欺负。它俩谨记这个观念，内化为生命中的自觉行为，它们彼此只有兄弟情谊，不再比试谁更厉害。

后来，自由快乐的生活被突然到来的蟋蟀猎人打破了：铁头不幸被蟋蟀猎人捉去，从此不知下落；玉顶意外遇到一对善良的兄妹，被当成宠物小心呵护，一对情同兄弟的好友自此失散。然而，两兄妹的父亲为了救助行将破产的亲戚，把玉顶借给亲戚去“斗蟋蟀”，玉顶成了被关在闷筒里随时准备决斗的玩物。令玉顶万万没想到的是，与它对决的竟是好兄弟铁头——铁头已成为主人赚钱的“黑旋风”。

意外相见，两兄弟悲喜交加，它们没有忘记昔日的约定，绝不做无谓厮杀。于是，它们迅速商定了一个脱逃计划，在佯装格斗时伺机逃跑。铁头成功逃掉了；而玉顶在奋力蹿出蟋蟀盆时，不幸失去了一条后腿。即便如此，玉顶仍下定决心，要拖着残躯回到心心念念的故乡，回到月光下广袤的原野中，因为老金刚的话始终在它心头回响：“要活在田野里，唱在田野里，死在田野里，要过自由自在的生活！”

兄弟俩境遇不同，奔赴故乡的方式也不同。这个过程虽然充满危险，但世间的善意和友情帮助了它们：铁头在一只流浪狗的帮助下，历尽辛苦才找到原野中那块“天下第一虫”的石碑；玉顶则因有好朋友壁虎阿灰的倾力援助，阿灰甚至因此牺牲了自己的尾巴……故事结尾，历尽磨难的兄弟俩终于如愿以偿，它们回归了日思夜想的家园，相见于那块魂牵梦萦的石碑之下。

《月光蟋蟀》以独特的视角、细腻的笔触和饱含诗性的文字讲述了一个富有童趣的人类和蟋蟀奇妙邂逅的故事，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世界。作者将蟋蟀拟人化，使其具有人的灵性与情思，在与人类共同生活的曲折经历中传递生命真善美的力量。全书洋溢着浓浓的诗情，意境悠远，极具艺术感染力。

边读边想

《月光蟋蟀》是一本富有诗意和哲理的童话，它以满怀关爱之情的眼光，讲述万物有灵的世界。小读者能从玉顶“虽善战而不战”的坚守、“虽能走却不逃”的承诺、“虽能赢却甘愿输”的牺牲中，看到了生存挑战下的友谊、团结、以诚相待、勇敢进取，学到什么是理想、责任和爱，懂得万物有灵，学会尊重自然，敬畏生命。

童话中优美的文字呈现出如宫崎骏画笔下静谧、绝美、诗意的自然世界，孩子能在阅读中潜移默化地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学修养，成年人也会被其诗意的文字深深感动、治愈，很适合亲子阅读，相信它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阅读体验。

来源：中国妇女报

左手面包 右手书

清晨的云朵还停栖在半山腰，石灰窑前已是人头攒动。伴随袅袅青烟飘荡出阵阵麦香，面包窑第一炉金黄喷香的面包出炉了。村支书刘志亮抱了一捧柴火走到窑炉前，往炉中添了一把火。这里有两座高达几十米的窑炉，一座是面包窑，一座是“窑书房”。一眼看上去，实在有些梦幻色彩。要知道，这两座窑20年前烧制的可是石灰。

上世纪90年代，浙江省常山县路里坑村是远近闻名的“石灰村”。三衢山脚下，100余座石灰窑昼夜不息，满山石头在烈焰中化作生财的石灰。

“村民的口袋鼓了，青山却蒙了尘。”村支书给我递来一个面包，向我讲起村庄的故事。到了本世纪初，石灰窑陆续关停，轰鸣声戛然而止。没了窑火，村子就像被抽走了魂。年轻人外出谋生，留守的老人守着矿坑，刘志亮也进城做起了生意。

后来，三衢山被开发成石林景区。许多游客到村里来玩，村民顺势开起了“农家乐”，还把村里的农特产品拿出来卖，土鸡土鸭，鸡蛋野菜，很受欢迎。

2020年，刘志亮被选为村支书，结识了回乡创业的家富。家富是个85后，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年轻人有想法，有创意，他开的民宿生意很好。刘志亮找到他，请他给村民上课，讲民宿，谈发展，分享理念。后来，两人踏遍荒废的石灰窑、坍塌的羊棚、积灰的农舍，家富的眼睛越看越发亮：“这些不是废墟，简直是金矿！”

村里修缮了11栋闲置农房，家富出谋划策，开起了“三衢诗集”民宿。为啥叫“三衢诗集”？“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曾几的这首诗，就写在三衢大地，而三衢山就在路里坑。

村里有一座自然形成的溶洞，村民之前用来关牛、圈羊，清理干净后，装了咖啡吧台和投影仪，布置了绿植，溶洞变身别致的“岩洞餐厅”。开业那天，涌来游客众多，洞内光影摇曳，洞外人声鼎沸，村民招呼客人来不及，连七旬老人都颤巍巍端出自酿的米酒招待客人。

两座废弃的石灰窑，说来也有意思。去年，村里来了一位省级文化特派员，跟大家一起坐在羊棚咖啡馆前聊天，望着眼前的巨型窑炉“头脑风暴”。一阵“脑洞大开”，大家说，不如就开个“面包窑书房”吧。面包会有的，书房也是要有的。

说干就干，两座石灰窑，一座安装了烤箱，用来烤面包刚刚合适；另一座把顶部空间改造成地质科普空间，以及一座尖顶书房，简直太美了。这座窑书房，面积虽不大，视野极佳，山中四时，晨昏晴雨，时时都有不同的美景。

大年初二上午，村民们在面包窑前舞龙庆祝，面包窑书房算是正式开业了。客人点一杯咖啡，左手面包，右手书本，坐在窑书房的窗前，静享乡村半日的静美时光。窑还是那两座窑，窑内的风景却已不同。两座窑不再空洞残破，而像是艺术作品矗立在天地之间。窑火似乎也从未熄灭，只是换了燃烧的方式，从前烧石灰谋生，如今为乡村筑梦。

喝完咖啡，我去村里走一走。废弃的猪栏，已变身“三衢艺术馆”，斑驳土墙上挂着乡土摄影作品；矿坑里铺上木栈道，帐篷与泳池成了星空下的桃花源；村里的妇女学会了磨咖啡和拉花，大叔转身成为面包师，许多小青年从城里赶来，在半山腰的书房喝起了咖啡。你看，窑书房的窗前，扎羊角辫的女孩坐在晨光里读书，仿佛山间绽放的花朵，已将春天照亮。

来源：人民日报